



商业谍战
扑朔迷离

三家公司都很气派,拥有醒目的前台、背景墙和上百名员工,却没多少人知道,28层还有另一家公司。GRE的小玻璃门远离电梯,藏在楼道拐角处。GRE的前厅,恐怕只能容下一个小型的前台和身材纤细的Linda。

燕子走进公司时,Linda还没来上班。前厅里漆黑一片,整座大厦仿佛还在睡梦里。

燕子把右手食指轻轻放在指纹识

01 初入职场

别器上,磨砂玻璃门的门锁啪地弹开,燕子又是第一个来到公司的。GRE的中央电脑系统已记录在案:

Yan Xie, Entrance, GRE Beijing Office, 6: 59 am, November 15, 2010. 这位资历最浅的初级调查师,本月第十次提前两个小时来到公司。

早上7点到公司,晚上10点离开。这对燕子来说已是家常便饭,无须上闹钟。燕子常常在黎明前醒来,想起尚未完成的工作,其实都是简单枯燥的工作。GRE的初级调查师好像打印机,燕子则是最廉价的一台。

燕子是耐用的打印机,不需维修也不必更换墨盒。GRE最底层员工的生存法则是:坚持到下一台“打印机”加入。燕子的理想不是这样的。她踏着星月上下班,每天比别人多干几个小时,工作枯燥无味,工作成果没有哪位领导看得见,可燕子在所不辞。她的座位就在Steve办公室门外,那扇门永远关着。她没见过Steve几回,偶尔见了,他也不和她打招呼。

燕子并不着急。她把耳机和喜欢的CD都带到公司,好让加班不再漫长。她还买了本《英汉商业大字典》放在办公桌上,她相信只要努力和有信心,机会就一定来。机会果然来了,比她想象的来得早。

四周前的某个夜晚,Steve突然推

门走出来,面向办公大厅:“该死的电脑!我写了一天的报告突然丢了,你们谁能帮我找回来?”

晚上8点,大厅里一共还剩5个人。

5个人都去帮忙,燕子自然是最后一个,Steve的耐性快没了。燕子在读书的时候选修过一些电脑课程,同样的问题她以前也遇到过,而且燕子有个良好的习惯:一切有价值的信息和技术,她都记在随身携带的本子上。她知道30岁以后,记忆力是不可靠的。

两分钟之后,Steve的报告出现在电脑屏幕上。

那天晚上Steve10:30离开办公室,当时办公大厅里只剩燕子一人。Steve说:“今晚又加班?”一个“又”字,证明领导的眼睛其实是雪亮的。

第二天,燕子成为Steve的“御用”初级调查师。

一周之后,Steve把燕子叫进办公室:“电脑法政技术,你感兴趣吗?”电脑法政,就是运用电脑技术,从嫌疑人的电脑里搜索能在法庭上使用的证据。具体程序,是将嫌疑人电脑的硬盘,用专用设备进行复制后,将原硬盘取出封存,然后将复制品加以分析,搜索相关线索或证据。如属于秘密调查,则须在硬盘复制后,将复制品装回嫌疑人电脑中。电脑硬盘虽已被调包,但程序和数据保持不变。除非是专业技术人员,嫌

疑人一般难以察觉电脑被做过手脚。

Steve交给燕子一本厚厚的英文说明书、一个电脑硬盘和一套复制硬盘的设备:“在一周之内,请将你电脑的硬盘复制好,把原硬盘替换出来,交给我。”

电脑法政是调查取证的前沿技术,在GRE只有少数中、高级调查师掌握。燕子经过两天没日没夜的钻研,把硬盘放在Steve的办公桌上。

一周之后,Steve再次把燕子叫进办公室。他拿出一只黑莓手机和一份旅行社的行程单:“你喜欢旅行吗?”

只身到国外去执行任务,是高级调查师才能完成的工作,黑莓手机更是资深调查师和领导们才能配备的。

“这是有风险的。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你要是没信心,就不要去。”Steve严肃地说。

燕子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

斐济的任务顺利完成了。Steve又发来邮件:“明早8点,请务必赶到公司!”

燕子推开磨砂玻璃门。那后面是一条狭长的走廊,走廊里没有灯光,漆黑如一条无底的隧道。走廊两侧有许多门,有一扇通往会议室,里面能容纳50人,其他都是总监和副总监们的办公室,门都紧闭着。

(摘自《黄雀·秘密调查师》永城 著 现代出版社 出版)



点评空战
展望未来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战争由冷兵器、热兵器向机械化发展,但最大的进步不过是攻防威力的增大而已,传统战争的面貌依然没有改观。

传统战场的概念是如此久远而牢固,把人们的思维死死地束缚在平面上。尽管飞机的出现预示着一场新军事革命的到来,尽管一战后期航空兵的重要作用已经凸显,尽管二战初期空中突击已颇具规模和威力。

但是没有谁怀疑过传统战争将会

07 惯性迷失

从根本上被动摇、被改变。于是,令战争史永远铭记的一幕幕悲喜剧接连在千百年来的传统战场上上演了——1945年8月9日,苏军向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起进攻。

苏联第1方面军在牡丹江地区的虎头遭遇日军筑垒地域猛烈炮火的阻击,被迫停止进攻,但是,苏军飞机立即赶到。由近百架轰炸机和强击机组成的空军攻击机群,如苍鹰扑食般把日军的火炮和机枪掩埋在一个个弹坑中。苏军不知道他们正在突破的是一道“地下长城”。在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近3000公里的国境线上散布着长达1000公里的日军筑垒地域和地下要塞,它们分别修筑在吉林的珲春,黑龙江的东宁、虎头、黑河,内蒙古的海拉尔等14个地区。这就是日本关东军号称的“东方马其诺防线”。

虎头要塞是“东方马其诺防线”的一个重要地点。日军在这里配备了大量重炮、机枪和给养,准备依托地下防线长期抵抗。苏军在空中力量的支援下占领表面阵地后,向重要军事目标实施了大规模战斗性空降。面对黑洞洞的枪口和炮口,日军不得不打出了降旗,从坟墓般的地下工事里钻了出来……

当丘吉尔恶作剧式地邀请盟国首脑在欧洲最后一道防线——希特勒号称“伟大的齐格菲防线”上撒尿的时候,

实际上是在宣告,整个二战期间,没有一条地面防线在空中力量的强大突击下是牢不可破的。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在美国太平洋舰队被打瘫的半年里,掌握了制空权的日军航母舰队,在东起夏威夷,西到印度海岸的5万里征途上,一手遮天,所向披靡。但正如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雷雨,来得猛,去得也快。这变化起因于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的一个想法:歼灭美军航母舰队,为大日本帝国建立起一条海上新防线。山本五十六把这一使命交给了联合舰队的主力——一支庞大的水面舰艇部队,而他的曾经在珍珠港大显神威、建立殊勋的航母舰队,只被当作吸引美军舰队主力的诱饵。

靠着空中优势赢得太平洋战争初期胜利的日本海军不假思索地走向历史的老路。从这时起,它失败的命运就已经被注定。

中途岛一战,美国全歼日本重型航母,之后,美国凭借强大的空中优势,一点一点地撕碎了日本的海上防线,直到1944年的莱特湾彻底埋葬日本联合舰队。海上防线消失,日本帝国残阳落下。

太平洋战争主要是由空中力量发起、进行并最后决定胜负的海上战争,航空母舰取代战列舰成为海上力量的主角。自太平洋战争以后,直到今天,

世界上再没有发生过一次水面舰艇之间的大规模决战。

陆地有着天空,海洋也有着天空,天空居高临下地成为陆地和海洋的主宰,从直观的角度不是特别难以理解的事,更何况整个20世纪都在反反复复地证明这一点。但是,说天空主宰着海洋,制空权决定着制海权,似乎谁都会同意,这是因为太平洋战争曾经做出了证明的。若说制空权也同样决定着制陆权,就不是所有人都同意的。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地面上还没有一场战争的胜利是完完全全由空中力量决定的。

所以,不知是对真理的逆反还是对惨烈失败的满不在乎,半个世纪后,又一条马其诺式的防线出现在中东。

这条防线不叫马其诺,它叫萨达姆防线。它长240公里,宽8公里,由沙堤、铁丝网、雷区、反坦克壕、半地下坦克、储油沟及火炮阵地组成。伊拉克军把美军想象成了伊朗军队。如果他们看看美军从一战以来的作战记录就会知道,美军什么时候发起过入海战术式的地面进攻啊。而这样一条防线,显然不是为一场战役和一场战斗准备的。它肯定有着和前两条防线的建立者一样的战略幻想:让进攻者在这样的张牙舞爪面前感到恐惧。

(摘自《赢在制空权》刘亚洲 著 航空工业出版社 出版)